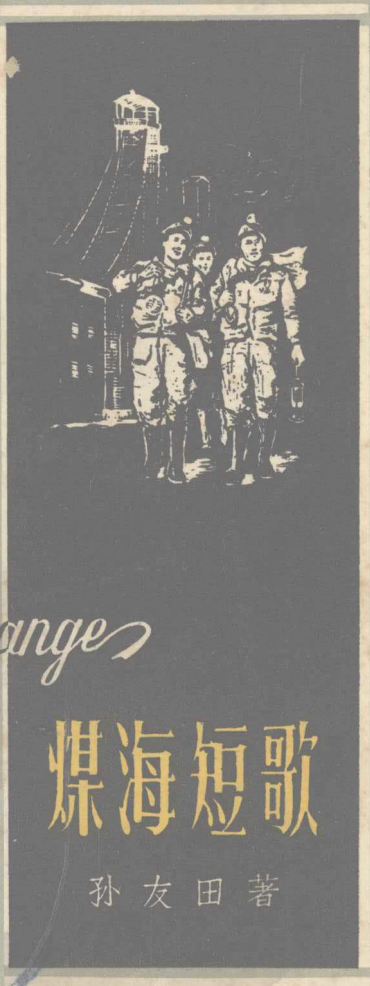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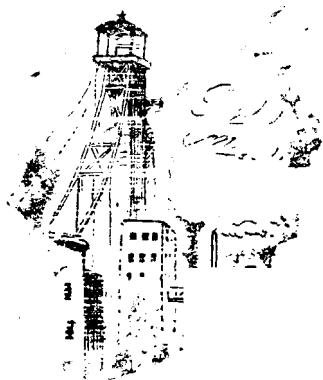
Meihai duange

煤海短歌

孙友田 著

煤海短歌

孙友田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煤海短歌

孙友田 著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5/9 字数 42,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2,001—8,000

出版者的話

新中国的生活充滿了詩情画意，人們的才能象春天里的新芽那样得到自由的发展，得到迅速的成長。我們广大的劳动人民，不仅創造了詩的世界，也創作了大量的詩篇。尤其大跃进以来，詩篇更是象怒涛一样地涌現出来。这些詩篇以豪迈的感情歌頌着新的生活，歌唱着祖国美丽的前景。

这一本詩集，是煤矿工人孙友田的第一部詩集。这些詩表現出煤矿工人豪放的气魄，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它具有比較鮮明的民族风格，有多样的形式表达不同的內容，它以明快、簡要的語言，清新的意境，塑造了劳动人民的活生生的形象。这些詩是感人的，讀了以后，余音会久久地在我們心头回旋。

我們希望这本詩集能引起讀者的重視，也希望作者能繼續刻苦鍛煉，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詩来。

目 录

太阳灯.....	(1)
在地球的那面.....	(4)
走在托儿所的路上.....	(7)
水.....	(10)
汽笛.....	(12)
“碧神庙”今昔.....	(15)
电钻手.....	(17)
揭开徐州的面纱.....	(19)
破土动工.....	(22)
节日里.....	(24)
老青年.....	(26)
你問.....	(27)
炉中火.....	(28)
夜晚，在炼焦場.....	(30)
第一次下井.....	(32)
穿上蓝色工作服.....	(34)

为了当名好矿工

工厂实习.....	(36)
下井.....	(37)
地质实习.....	(38)
矿边问答.....	(40)
摊开这张地质图.....	(42)
我的朋友在西北.....	(44)
在地球深处.....	(47)
矿山姑娘	
采煤队长.....	(49)
广播员.....	(50)
小电工.....	(50)
描图员.....	(51)
光荣榜前.....	(53)
你呀，真傻.....	(55)
河边.....	(57)
下班速写.....	(59)
路.....	(61)
矿灯.....	(63)
音乐和诗的世界.....	(64)
早呵，矿工新村.....	(65)
恭喜你呀，地下的煤田.....	(67)

矿山跨上千里馬.....	(69)
井口旁边.....	(72)
一炮轰九米.....	(74)
剑.....	(75)
夫妻对话.....	(76)
当好鋼帅先行官.....	(77)
炭火紅.....	(79)
第一炉鋼水.....	(81)
茶杯.....	(83)
支柱工.....	(84)
“采煤志愿軍”战歌.....	(85)
千軍万馬來徐州.....	(86)

太 阳 灯

右派分子們大喊“今不如昔”，引起矿工們的憤慨，他們发言了，这是千言万語中的一小段：

下班出矿井，
去照太阳灯。

我們挺着胸脯，
去領受太阳的恩情，
嘴角挂着笑呵，
心——怦怦跳个不停。

我在想——
我在想我們的父兄：

旧社会的“煤黑子”，
做梦也見不到“太阳灯”；
閃在他們胸前的，

是“把头”狠毒的鞭影！

阴暗的井口呵！

你吃了我們多少条性命！

他們下班出矿井，

听到的是儿女們飢餓的哭声！

印在他們胸上的，

是血、是泪、是憤怒！

这都是八年前的事，

我們記得很清。

太阳虽然光亮，

却照不透厚厚的煤层；

共产党帶來的光芒，

才照亮了深深的矿井。

太阳灯呵，太阳灯，

你是我們幸福的見證！

我們矿的小伙子，

都管您叫幸福灯；
一个老矿工走过来，
看着您，泪水亮晶晶：

“这，这不是什么‘灯’，
这是毛主席的眼睛！”

1987.6.淮 南

在地球的那面

我站在深深的矿井，
怀念着地球那面的弟兄：
我們挖着幸福；
他們却挖着貧穷，
——不！
是給华尔街挖着墓坑！

在美国，
矿井是恐怖的監獄，
矿工的血汗浸透了煤层，
巷道里抬过去一具尸首，
井口上就传来女人的哭声……
巷道呵！請你告訴我，
能不能做这生活的見証！

“裹隆”的响声使人担心，
巷道深处传来呻吟，

多少媽媽失去了兒子！
多少兒子失去了父親！
水溝里血泪流不尽呵！
礦車里裝滿了屈死的冤魂……

工頭的皮鞭舔着血印，
“罐籠”(注)就是地獄之門，
為了得到一塊黑面包，
爷爷送來了瘦小的孫孫……

他們挖的不是煤，
是血債！
是仇恨！

煤壓得愈久了，
就愈容易點着；
在深深的地下，
也會卷起巨大的風暴，
象一包乾燥的炸藥，
只等着星星之火，

(注)罐籠——礦井的升降工具。

只等着星星之火！

1956.6.淮 南

走在托儿所的路上

我是个矿工的儿子，
生下来就听到叹息，
童年的那些苦事，
我不愿回忆，
放假回到家，
妈妈叫我去接弟弟，
走在托儿所的路上，
使我想起……

五岁的时候，
我就学会拾煤核了！
现在，我的弟弟，
却躺在阿姨怀里。
我知道，
工头的大棍有多粗！
我知道，
矿警的鞭梢有多细！

八岁的时候，
正是念书的年纪，
爸爸领着我，
却到工头那里登记，
上工的头一天，
妈妈抓住我的手，
泪水流到嘴角里：
“孩子！不是妈妈不疼你，
是爸爸实在养不起……”

煤筐多重呵！
拉一下就得喘口气；
伤口多疼呵！
走一步眼前金花飞。
拉了十三个钟头，
换来一捧高粱米！

那时的矿井，
是那些胖老爷们的，
爸爸害病的时候，
还得穿上窑衣；

叔叔砸死的时候，
只給了一张芦席……

过去的事，
我不愿回忆，
走在托儿所的路上，
才使我想起，
弟弟会喊“毛主席”！
如今又学喊“阿姨”！

1957.4 淮南大通

水

——一个老矿工的话

提着矿灯的，
挟着衣帽的，
都捧起一杯，
又甜又凉的汽水。

一杯杯甜汽水，
翻开了我的旧帐本，
年青人，你们只知道笑呵，
不知道我们心里的滋味！

二十年前，
河南发了大水，
家园一片黄滔滔呵，
想哭，哭不出泪！